ZHOUYI
DE
ZHIHUI

邓球柏 著

周易的智慧

上海辞书出版社

序

我于易学缺乏研究，本不该为邓球柏君此书作序，不过球柏君做学问的态度和精神给我的印象很深，这点却可以谈一谈。

据说现在的青年人都不愿做学问，尤其是不愿研究中国的传统学问了。本来，传统学问不能使中国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个观点不能说不对。纯粹学问既不能射利又难以沽名，眼见同学少年或入选当官，今天为处长，明天为部长，或经商跑广，大碗吃酒肉，大把分现金，像华歆那样再也坐不住冷板凳，也是人之常情。更何况积父辈40年之经验，深知书呆子政治上不会跟，经济上搞不活，倒霉和倒挂都是必然的结局，这个“榜样的力量”也是大得很的。那么，难道学问真的就会绝灭了么？

不，决不。

学问从来就是少数人的事业。纵然“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薪尽火传，不绝如缕，总还会有人坚守他做学问的阵地的。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无法违抗他自己的思想和天性；做学问这件事本身就是他这样做的目的，也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目的。这样的人不会多，也用不着多。

“言必称希腊”曾经是一项罪名，我则认为，古希腊人做学问（To

Philomathes)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那种精神的根本态度就是超越利害,用我们老祖宗的话来说,也可以叫做“明其道不计其功”罢。有一个有名的故事,欧几里得(Euclid)有位学生在课堂上发问:“老师,你给我讲的这些,我学了能得什么利益么?”欧老先生没有回答他,却回头叫自己的跟班:“去拿两个钱币来给他,因为他是要用他学的东西去赚钱的。”

英国部丘教授在《希腊的好学》这篇讲义中写道:

> 希腊人敢于发为什么的疑问。那事实还是不够,他们要找出事实后面的原因。对于为什么的他们的答案常是错误,但没有忧虑踌躇,没有牧师的威权去阻止他们冒险深入原因的隐秘区域里去。有一件事是古代的中国印度埃及的建筑家都知道的,即假如有一个三角,其各边如以数字表之为三与四与五,则其三与四的两边当互为垂直。几个世纪都过去了,未见有人发这问题:为什么如此?在基督约千一百年前中国一个皇帝所写的一篇对话里,那对话人曾举示他这有名的三角特性,皇帝说:真的,奇哉!但他并不想到去追问其理由。这惊奇是哲学所从生,有时却止住了哲学。直到希腊人在历史上出来,才问这理由,给这答案。……希腊人所发现的那种几何很可表示那理想家气质,这在希腊美术文艺上都极明显易见的。有长无广的线,绝对的直或是曲的线,这就指示出来,我们是在纯粹思想的界内了。(周作人译文)

大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孜孜矻矻,毕生坚守做学问的阵地的人,必具有部丘所谓理想家的气质,而才与学与识尚在其次。他在“纯粹思想的界内”探索,追求,享受着他的苦和乐,享受着

在此外无从享受的自由。

球柏君也就是这样的人。在他身上,这种气质也许还不够纯粹,他虽不以寂寞为苦,虽有“找出事实后面的原因”的决心,但也许还不得不为了印一本书,为了到外地寻师访友,或者为了给患癌症的弟弟弄一张病床,而学着去四处求人,即使他心里实在不愿这样做。但是,我认为他至少具备了培养出这种气质的基础,只要皇天有眼,不碰上阿基米德碰上的罗马大兵,他在本质上是可以成为这样的人的。

至于谈到易学,我可说的话就不多了。“术业有专攻”,在这方面,应该说球柏君才是我的老师。我的一点浅薄认识是:象数是易的本原,易理则是后来儒家引申附会出来的,而象数后来也从占卜、灾祥、谶纬衍为医术、丹道、房中、堪舆、星相,连解放前看相算八字的市招也写上“精研周易大哲学家”了。但无论如何,这一切都是中国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连同看相算八字在内),都有丰富的内涵,都值得作精深的研究。传统学问固不能使中国现代化,熟读《离骚》培养不出现代精神来,但如能以超越利害的态度,以现代化的思想,以现代科学的方法,来一层一层掘开传统文化的积淀,找出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血管里流动着的东西的根源,却是中国现代化非跨不可的一步。球柏同志在开始这样做,作为一个中国现代化的企望者,我是十分高兴的。

钟叔河

于长沙

目　录

卷一　天地之数

——《河图》、《洛书》

——仰韶文化——考古发现

——中国文化的源与流 …… 1

卷二　大衍之术

——加、减、乘、除

——《八卦》、《六十四卦》的产生

——中国古代《乘法九九表》的创立 …… 31

卷三　大恒之卦

——阴阳·和谐·对称之美

——太极·《太极图》

——宋明理学家的宇宙模型 …… 39

卷四　周易之名

——简易、变易、不易

——中国古代哲人认识的差别性 …… 67

卷五　三易之争

——《连山》、《归藏》、《周易》之真伪

——三代《易》书的继承性 …… 83

卷六　卦图之异

——爻画·数符

——中国古代数符的多样性 …… 90

卷七　八卦之谜

——天·地·雷·风·水·火·山·泽

——八卦符号化的过程

——主客体的同一性 …… 108

卷八　四易之变

——天易·地易·人易·鬼易

——中国古代组合数学发展的高峰 …… 118

卷九　互体之象

——卦变·卦象

——中国古代人思维方式的辩证性 …… 130

卷一　天地之数

——《河图》、《洛书》
——仰韶文化——考古发现
——中国文化的源与流

《周易·系辞》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这就是关于天地之数的最早的记录。

天数五,即:一、三、五、七、九。

地数五,即:二、四、六、八、十。

天地之数,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天数就是单数,即奇数,也叫阳数。

地数就是双数,即偶数,也叫阴数。

天地之数，指的就是自然之数。

我们的祖先没有使用奇数、偶数、自然数这样一些名词，而是使用天数、地数、天地之数这样一些名词。我们的祖先没有使用数符1、2、3、4、5、6、7、8、9、10，而是使用数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天地之数的前十项即是自然数的前十项，用阿拉伯数符写出来就是：

1、2、3、4、5、6、7、8、9、10。

天数五位之和，就是连续奇数的前五项之和，即：

$$1+3+5+7+9=25$$

此即“天数二十有五”。

地数五位之和，就是连续偶数的前五项之和，即：

$$2+4+6+8+10=30$$

此即“地数三十”。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般解释为：一与六合，二与七合，三与八合，四与九合，五与十合。

天地自然之数之和为：

$$1+2+3+4+5+6+7+8+9+10=55$$

此即“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天地之数与《河图》、《洛书》有什么关系呢？

《启蒙附论》云：“《大传》言《河图》，曰一、二，曰三、四，曰五、六，曰七、八，曰九、十。则是以两相从也。《大戴礼》言《洛书》，曰三、九、四，曰七、五、三，曰六、一、八。则是以三相从也。是故原《河图》之初，则有一便有二，有三便有四，至五而居中，有六便有七，有八便有九，至九而

又居中，顺而布之，以成五位者也。原《洛书》之初，则有一、二、三，便有四、五、六；有四、五、六，便有七、八、九，层而列之，以成四方者也。若以阳动阴静而论，则数起于上，故《河图》之一、二，本在上也；三、四，本在右也；六、七，本在下也；八、九，本在左也。《洛书》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本自上而下也。于是阳数动而交易，阴数静而不迁，则成《河图》、《洛书》之位矣。如以阳静阴动而论，则数起于下。故《河图》之一二本在下也，三四本在左也，六七本在上也，八九本在右也。《洛书》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本自下而上也。于是阳数静而不迁，阴数动而交易，则又成《河图》、《洛书》之位矣。盖其以两相从者，如有天则有地也，有君则有臣也，有夫则有妇也。以三相从者，如有天地则有人也，有君臣则有民也，有父母则有子也。阳动阴静者，如《乾》君而《坤》藏也，君令而臣从也，夫行而妇顺也，自上而下以用而言者也。阳静阴动者，如《乾》主而《坤》役也，君逸而臣劳也，夫安居而妻子勤职也，自内而外，以体而言者也。同本相从，以成合一之功；动静相资，以播生成之化。造化人事之妙，穷于此矣。先后天图象之精蕴，莫不于此乎出也。”

《河图》、《洛书》源于天地自然之数。《河图》为天地自然之数的前十项所组成，《洛书》由天地自然之数的前九项所组成。或以为《河图》为天地自然之数的前九项所组成，而《洛书》则为天地自然之数的前十项所组成。

在我国，关于《河图》、《洛书》的传说具有悠久的历史，《河图》、《洛书》的结构具有丰富的内容。

早在《论语》中就记载了孔子因当时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没有圣人之治，以致发出了“河不出图”的叹息。《史记·孔子世家》也记录了孔

子类似的叹息。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孔子曰:“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系辞》云:“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就是说,《易》是圣人则“神物”(蓍茎)、效变化、象吉凶、则《图》、《书》而制造出来的。天现吉凶,日月星辰垂象太空,圣人象之以示寿夭祸福;地呈祥瑞,龙马玄龟负图洛河,圣人则之以画爻成卦。在这里,《河图》、《洛书》自然被当作“神物”视为画卦作《易》的蓝本。

那么,是谁得到《河图》、《洛书》则而画卦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亘古相传的答案有以下几个。

(1)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洛书》,则之以画八卦、作《易》书。《礼纬·含文嘉》:“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乃则之以作《易》。”《汉书·五行志》:“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又《中侯握河纪》:“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遂法之画八卦。”《外纪》:“太昊时有龙马负《图》出于河之瑞,因而名官始以龙纪,号曰龙师。”《图说》:“孔安国曰:《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

(2)黄帝受《河图》,明休咎,作《归藏易》。《竹书纪年》:“黄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凤鸟至,帝祭于洛水。”《注》:“庚申,天雾三日三夜,昼昏。帝问天老、力牧、容成曰:‘于公何如?’天老曰:‘臣闻之,国安,其主好文,则凤凰居之。今凤凰翔于东郊而乐之,其鸣音中夷则,与天相副。以是观之,天有严教以赐帝也。’雾既降,游于洛水之上,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帝王世纪》:“黄帝游洛水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始得《图

书》,今《河图》也。”《河图挺佐辅》:“天老告黄帝云:‘河有龙图,洛有龟书。’帝游翠妫之川,有大鱼没而图现。”《龙鱼河图》:“黄龙负鳞甲成字从河中出,付黄帝。令侍臣图写以示天下。”《路史·黄帝纪》:“黄帝有熊氏,河龙图发,洛龟书成。于是,正《乾》、《坤》,分《离》、《坎》,倚象,衍数,以成一代之宜。谓土为祥,乃重《坤》以为首,所谓《归藏易》也。故曰‘归藏氏’。”《外纪》:“帝既受《河图》,得其五要,乃设灵台,立五官,以叙五事。”《晋书·天文志》:“黄帝受《河图》,始明休咎。”《宋书·符瑞志》:“黄帝游洛水之上,见大鱼,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受轩辕。”

(3) 帝尧遵河渚得图书。《宋书·符瑞志》:“帝在位七十年,修坛于河洛,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乃有龙马衔甲赤文绿色临坛而止,吐甲图而去。甲似龟背,广九尺。其图以白玉为检,赤玉为字,泥以黄金,约以青绳。检文曰:闿色授帝舜。帝乃写其言藏于东序。”《论语谶》:“尧观河渚,一老曰:《河图》将告帝期。”《龙鱼河图》:“尧到翠妫之川,大龟负图。”《帝命验》宋均注:“尧省河洛得龙龟之图书。”《中侯握河纪》:“帝尧受《河图》之礼,云稷辨护。”《春秋纬》:“尧时龙马衔甲,赤文绿色,临坛上,甲似龟,广袤九尺,上有五色文。”

(4) 帝舜设坛于河,黄龙负图于坛畔。《宋书·符瑞志》:“舜设坛于河,黄龙负图,长三十二尺,广九尺,出于坛畔,赤文绿错。”

(5) 大禹治洪水,天赐洛书、陈九畴。《竹书纪年》“帝禹夏后氏”。《注》:“当尧之时,禹观于河,有长人,白面鱼身(似西安半坡文物中之人面鱼纹盘上之人面鱼身人),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水。言讫授禹《河图》,言治水之事,乃退入于渊。禹治水既毕,天锡元珪以告

成功，乃受舜禅即天子位。洛出龟书，是为《洪范》。”晋张华《博物志》卷七《异闻》：“昔夏禹观河，见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也，岂河伯也。”（明何允中刻《汉魏丛书》第52册）。《帝王世纪》：“禹观于河，始受《图》。”《尚书·洪范》：“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汉书·五行志》：“刘歆以为，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九畴是也。《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图说》：“孔安国曰：《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于背，有数至九，禹遂因而弟之以成九类。”

（6）成汤至洛得赤文。《宋书·符瑞志》：“汤乃东至于洛，观帝尧坛之，黄鱼双跃，黑鸟随鱼止于坛，化为黑玉，又有黑龟，并赤文成字。”

（7）文王受《河图》、《洛书》命。《易纬·乾凿度》：“今人天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岁，昌以伯受命。”《注》：“受《洛书》命，为天子也。”《诗·大明》疏云：“唐尧之受《河图》，昌名已在其录。”

（8）武王访于箕子，箕子为其陈《洛书》——《洪范》。《尚书·洪范》：“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9）成王观河、洛，得龙图、龟书。《宋书·符瑞志》：“成王观河、洛，沉璧，青龙临坛衔玄甲之图；礼于洛，亦如之，玄龟青龙苍兕止于坛，背甲刻书，赤文成字，周公援笔写之。”

以上这些传说大都是将《河图》、《洛书》视为作《易》画卦的蓝本。因此，《系辞》所谓“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

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便成了圣人作《易》之所由。基于此先儒对此进行了详尽的阐发。如：

朱震曰：“天生神物，谓蓍龟也。天地变化，四时也。天垂象见吉凶，日月也。《河图》、《洛书》，象数也。则者，彼有物而此则之也。”郭雍曰：“河出《图》而后画八卦，洛出《书》而定九畴。故《河图》非卦也，包羲画而为卦；《洛书》非字也，大禹书而为字。亦犹箕子因九畴而陈《洪范》，文王因八卦而演《周易》。其始则肇于《河图》、《洛书》，画于八卦、九畴，成于《周易》、《洪范》。其序如此。”胡炳文曰：“四者言圣人作《易》之由。而《易》之所以作，由于卜筮，故以天生神物始焉。”又《古今图书集成》之《理学汇编·经籍典第五十一卷〈河图洛书部〉》载有《则〈河图〉画卦图》与《则〈洛书〉作〈范〉图》。

但是，也有人不同意将《河图》、《洛书》视为画卦作《易》的蓝图。如赵继序等人。

赵继序认为，作《图》者本于《易》，而非作《易》者本于《图》。赵撰有《周易图书质疑》二十四卷。第十三卷云：

> 《大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此后世言《河图》、《洛书》者之所本也。按：郑康成引《春秋纬》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成；《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合天地九六阴阳之数以为《书》，而其书已亡。是但言《河》、《洛》、《图》、《书》而未尝言《图》、《书》所出之世、所载之数也。《礼纬·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伏羲则而象之，乃作八卦。扬雄《核灵赋》曰：《大易》之始，河序《龙图》，洛贡《龟书》。由是其世有可

考矣。然孔安国曰:《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于背,有数至九,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刘子骏、班孟坚皆主此。而考其世者又互异矣。陈图南(陈抟)始以二图与伏羲四图传之穆伯长(穆修)、种明逸(种放),由是其数有可稽矣。邵子得穆之传,以十为《图》、九为《书》。刘长民得种之传,以九为《图》、十为《书》,而稽其数者又互异矣。他若《竹书纪年》言黄帝五十年龙图出河、《淮南子》言黄帝济河洛之间而受绿图。诸家所引《纬》书,有言尧沉璧于河而玄龟负图者,有言舜东观于河而黄龙负图者,有言汤观洛沉璧而获黄鱼黑玉之瑞者,有言武王观河沉璧而赤龙吐玄甲之图者。至于三代河、洛出《图》、《书》,则《汉书·郊祀志》之说也。连山氏、归藏氏与伏羲氏皆得《河图》,则姚信之说也。包牺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则魏博士淳于俊之说也。纷纷籍籍不可究诘,岂足奉为典要乎?当二图初出时,《易》家咸谓羲画,周经本此以作,而旁通曲证迭相发明于其后。惟欧阳永叔、司马君实独不肯信。而廖氏称至诋为怪妄之尤甚者。宋季有俞氏琰据《书·顾命》以《河图》与天球同为玉石之类,举众说而一空之。是皆不惑于嘵言者矣。

宋濂曰:八卦、《洪范》见之于经,其旨甚明。若以今之《图》、《书》为河、洛之所出,则数千载之间孰传而孰受之,至宋陈图南而后大显耶?其不然也昭昭矣!

归有光曰:《河图》、《洛书》,圣人则之者,此《大传》之所有也。通《乾》流《坤》,天芭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数,非《大传》

之所有者。以彼之名，合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与《大易》同行，不藏于博士学宫。而千载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书而曰古之《图》、《书》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沉沦诡秘而为学者之所疑矣。

自朱子作《易本义》、《启蒙》标举孔说邵图，而学者宗之。至今每读《易》至此，心窃疑焉。至于《河图》配卦，拆一补《艮》，拆二补《兑》，拆三补《震》，拆四补《巽》，尤不协于自然之数。历考诸家《易》解，独取汉之刘氏、宋之欧阳氏以八卦为《河图》一言，即其义思之而乃悟有象之谓图、有辞之为书。象不外于奇耦，是图即伏羲所画之八卦六十四卦也。其谓"河出图"者，羲都于陈，河乃陈之域也。《大传》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又曰："系辞焉以尽其言。"是书即文王所系六十四卦之辞，周公所系三百八十四爻之辞也。其谓"洛出书"者，周兴于雍，洛乃雍之浸也。

马衍曰：所谓图者，《易》之图也，爻画奇耦之象也。包牺氏作也。所谓书者，《易》之书也，《系》、《象》之辞也。文王、周公作也。羲皇出于河，周家宅于洛。故曰："河出图，洛出书"也。《图》、《书》未作，圣人则神物、效变化、象吉凶而作《图》、《书》。《图》、《书》既作，则则《图》、《书》也。按：此论先得我心。从来言《河图》、《洛书》者，无此精确可以悬日月而不刊矣。

《顾命》：《河图》在东序。与《大训》在西序相配。《大训》为文武之谟训，则《河图》疑即文、周系辞之羲图也。世守宝书等于重器，故各陈之。《论语》曰："河不出图。"盖夫子欲兴《易》道于天下，而世莫宗。予因慨然寄思于羲文之时与凤鸟不至同叹，乃伤耆

德之不降、文明之不章也。《礼运》言“山出器车,河出马图”,两者对举自当别有所指。或亦出于汉儒之附会,未可知耳。夫龙马之象本于《乾》、《坤》,龟甲之文原于卜兆。创其说者或寓言以取义,而守其说者遂穿凿以背经。是足慨矣。至于《洪范》九畴,不过如《皋陶谟》九德、《中庸》九经之类。其曰天锡犹之天叙、天秩云尔。安所取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而五居中”之象?廖氏称亦言《洪范》九畴,圣人之法,非有龟书出洛之事也。谅哉!

按:程子谓阴阳阖辟便是《易》。作《易》者自天地幽明至于昆仲草木无不合。又谓观兔可以作卦,其《易传》固不及《河图》、《洛书》也。朱子用《河图》、《洛书》矣。然谓圣人作《易》之初,仰观俯察,见得盈天地间无非一阴一阳之理,有是理则有是象,有是象则其数便自在这里,非徒《河图》、《洛书》为然。是亦未尝专泥其说也。归震川谓宋儒以自得之见求圣人之心于千载之上,虽有成书而多所未尽,赖后人因其端以推衍之。然则奉《大传》为折衷,阐群言所乱杂,或者亦黜八索之遗意乎?

也有人认为,即非《河图》、《洛书》本于《易》,亦非《易》本于《河图》、《洛书》,八卦本身就是《河图》,《洪范》本文就是《洛书》。郑玄依《春秋纬》云:“《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孔安国以为《河图》则八卦是也,《洛书》则九畴是也。

还有人认为,“《河图》内有《易》法”,“《洛书》内有《太易》、《易》之源流。”其说见于《坤凿度》。

不论上述哪一种意见,都基本上没有否定《河图》、《洛书》的客观

存在性。因此，我们说，无论如何，这些神秘的传说都充分说明了《河图》、《洛书》属于“神圣”的领域的巫术与宗教文化。透过这不同的传说，也使我们看到了一点，即《河图》、《洛书》是亘古相传的，它是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是客观存在的。对于这份客观存在的文化遗产，周武王曾经为它的失落而寻访于箕子，将其视为传国之宝，藏之于深宫。《周书·顾命》：“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孔氏传：“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及《典》、《谟》，历代宝传之。”及乎宋代，流传于民间。因此，朱震《汉上易》曰：“《河图》，刘牧传于范谔昌，谔昌传于许坚，坚传于李溉，溉传于种放，放传于希夷陈抟……其在《周官》天府，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大宝器，《书》所谓天球、《河图》在东序，是也。”《河图》、《洛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但是，对于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却有人曾经抱虚无主义的态度，认为《河图》、《洛书》之说是荒诞怪妄之说。如黄宗炎等人。

黄宗炎《周易寻门余论》卷上：“《河图》、《洛书》之说，其言怪妄不足深信。何所仿佛乎卦画凿之而不得其故，则遁为蓍策所由兴，及附会割剥于蓍策，又无可契合。是图书也，直可有可无之余事尔，岂足为《大易》之根原乎？支离蔓衍无当圣经，惟欧阳永叔欲尽扫除，真开拓千古心胸者也。有宋儒者无虑百数，俱不能有此独辟之见，又不能从而和之，乃依回枭杌于其间。岂务民反经之正道哉?！夫子赞《易》、删定《诗》、《书》、《礼》、《乐》，笔削《春秋》。生民未有贤于尧舜，何尝赖此怪妄之事。凡善谈书之人征求圣人于庸德、庸行中，勿搜其隐怪，则庶几无大背矣。”